



寒冬时节,烟火之家的桌上清蔬,北方离不开大白菜,江南离不开红菜薹。老汉口民间还有“梅兰竹菊经霜脆,不及菜薹雪后娇”这样的谚语。

老作家姚雪垠先生是河南邓州人,曾在湖北生活大半辈子,晚年居住在北京。姚老在世时,每逢有文友和晚辈要进京看望他老人家,问他需要湖北什么土特产时,如果是冬春时节,他总会要求说:“什么都不要带,就带几把红菜薹和一挂腊肉来吧。”

曾有文友著文描述,有一次,鹤发童颜的老作家一见到晚辈从湖北带来的新鲜菜薹,顿时喜笑颜开,高兴得像个小孩子,连声对老伴儿说:“真带劲,真带劲,又能吃到腊肉炒红菜薹了!”可见这位老作家对湖北红菜薹的喜爱。

红菜薹别名很多,如芸薹、芸薹菜、油菜薹等。从植物学上看,红菜薹与广东的菜心皆是十字花科芸薹属、芸薹种白菜亚种的变种,因其茎叶紫红,又名紫菜薹。

我一向以为(很多湖北人可能也持同样看法),红菜薹是江南独有的冬令时蔬,北方比较少见。如有北方朋友冬春时节来湖北做客,招用餐时,主人总会特意点上一盘清炒红菜薹或是腊肉炒菜薹,并热情推荐:这是湖北的时令菜,多吃一点儿,贵地也许吃不到。

前不久,我到青海出差时竟意外发现,西北高原上也盛产红菜薹。青藏高原的冬天比其他地方来得要早,农历白露刚过,在平原地区,丝丝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,红菜薹尚未开始播种,但在西宁湟中区鲁沙尔镇一带,花色金黄、茎叶紫红的红菜薹已迎来采摘旺季。一些村办合作社的蔬菜种植大田里,畦畦红菜薹翠嫩,菜薹抽得粗矮茁壮,长势喜人。只见菜农们不停地穿梭在菜畦间,忙着掐摘、打捆、装筐,鲜嫩的菜薹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因为好奇,我特意上前仔细询问了一番。一位来自朱家庄的菜农介绍说,他们新鲜采收的红菜薹,除了供应当地市民的餐桌所需,更多的是在第一时间运到合作社包装车间,打包装箱后送入冷库冷藏保鲜,通过冷链运输,销售到广州、深圳和香港等地。

“看上去,你们的红菜薹很有卖相啊!”我夸赞道。

卖相是不错,但最主要的是品质好。红菜薹跟别的蔬菜不一样,天气越寒冷,长得越好,经了霜,特别是下雪后,抽出的菜薹又粗又嫩,水分最足,口感最佳。”

“有道理呀,高原上寒冷天气漫长,最适合冷凉蔬菜生长。”我又问道,“除了红菜薹,听说还有一种白菜薹,你们这里也有吗?”

“有的,有的。你看那片地里,种的是箭筈豌豆,就是采收了白菜薹后种上的。我们这里是收完了白菜薹,接着种红菜薹。要是红菜薹接不上了,我们就

种一茬箭筈豌豆来倒茬轮作。”

“箭筈豌豆也能上餐桌?”

“那不是上餐桌用的,就是为了倒茬。箭筈豌豆是优质绿肥,和白菜薹、红菜薹这些十字花科作物搭配倒茬,效果特别好,等它们长到四五十厘米时就翻进土里,不单完成了轮作,还给菜地增了肥。”

果然是劳动人民有智慧。谁能想到,每年白露过后,每一天大约会有15000斤红菜薹被运出遥远

霜叶雪茎红菜薹

徐 鲁



的西北高原,发往深圳等南方城市。一捆捆、一箱箱茁壮鲜嫩的红菜薹,也为高原上的菜农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通道。

再回到湖北红菜薹上来。湖北的红菜薹以产自武昌小洪山的最为有名,它与武昌鱼一道,被誉为荆楚两大“名菜”。

经霜和覆雪的红菜薹,清炒后滋味清甜,如用较肥厚的腊肉切片炒出的红菜薹,味道更佳。带肥肉的腊肉片是炒红菜薹的“标配”和“灵魂”,炒出来的菜肴油亮而不腻,味道鲜美。

史料里有记,东汉和三国时,荆楚一带百姓就喜食芸薹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说,“此菜易起薹,须采其薹食,则分枝必多,故名芸薹”,“九月、十月下种,生叶形色微似白菜。冬、春采薹心为茹,三月则老不可食。开小黄花,四瓣,如芥花。结荚收子,亦如芥子,灰赤色,炒过榨油黄色”。这段描述准确且美。顺便说一句,《本草纲目》在描述某些植物时,不仅准确,且简洁生动,可做自然小品和散文来欣赏。

清朝时阳阳徐鹤庭辑录的《汉口竹枝词》里写道:“不须考究食单方,冬月人家食品良。米酒归元宵夜好,鳊鱼肥美菜薹香。”可见,红菜薹在清朝时已经普遍种植,是武汉市民喜爱的冬令时蔬。

武昌小洪山一带,古称“东山”,南宋端平年间(1234年至1236年),著名佛寺宝通禅寺由随州大洪山迁来此处,当时名为“崇宁万寿禅寺”,明成化二十一年(1485年)改为“宝通禅寺”,沿用至今。据原住洪山杏花村的一位老人回忆,他家先辈从江西过籍至此,都种过红菜薹,到他这一辈已是第十一代。洪

山南边原有两座小山,一名白芋山,一名吴家山,两座小山丘之间有一垄田,古称“学田垄”。正宗的洪山红菜薹,就出产在学田垄。

学田垄是梯田,约有二百亩,每年两季,粮菜兼收。杏花村在宝通禅寺对面,距离村子不到二百米的白芋山边,有一口水塘,内有泉水,因此,泉水附近的两块田里的红菜薹,总是长得最早、最好。当地传说,在宝通禅寺的钟声波及的范围内,即包括白芋山、吴家山、郭家山、石牌岭、小洪山、马房山、桂子山、珞珈山在内的区域生长的红菜薹品质最好,其中又以宝通禅寺的宝塔落影之地,即白芋山下、学田垄出产的红菜薹为“正宗极品”。这个传说,赋予了红菜薹一些“禅意”,听上去颇有意思,但不足为信。

不过,历朝历代确实也留下了不少关于洪山红菜薹的佳话。据说,苏轼偕其妹游览黄鹤楼后,很想尝一尝洪山红菜薹,因当年天寒地冻,菜薹推迟抽薹,兄妹俩便特意滞留武昌多时,直到吃上红菜薹才惬意而去。

清光绪初年,合肥李勤恪在湖北任职时,特别喜欢吃此菜,曾携带菜籽回乡种植,可是种出来的菜薹,味道总不及洪山的好。这李勤恪本事也够大,竟然命人挖了不少洪山山丘的土壤,车船运地载回了合肥。当时,湖北人笑说:“合肥来的官员,临走时连湖北的地皮都刮去了,实在可笑。”

洪山红菜薹也曾是湖北向京城进贡的土特产之一,曾有“金殿玉菜”的美誉。据说,慈禧太后就常差人前来洪山一带摘菜进宫。1949年1月,蒋介石派“钦差大臣”张群来武汉公干,临走前,张群特意吩咐湖北行政长官说:今晚到洪山去买三百斤红菜薹,以便明晨带回南京去。可见,这些达官贵人到了湖北,都惦记着要吃红菜薹。当时有人写诗戏谑道:“从此辞却鄂州路,空载洪山菜薹归。”

为什么洪山学田垄一带的菜薹品质最好呢?难道真的如传说的那样,是因为有了宝通禅寺的塔影、钟声的“加持”吗?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诞不经的。经过农业专家考察发现,洪山地区多丘陵,地貌上属“九岭十八凹”,且全属排水良好的红壤和黄壤田地。这些梯田背北朝南,避风而向阳,又得到了天然泉水和漫水的灌溉。冬春之际,天寒地冻,但这一带的地温较为暖和,红菜薹的长势便与别处不同,味道也更为鲜嫩纯正。

宋诗云:“想见故园蔬甲好,一畦春水辘轳声。”霜降时节已过,餐桌上又可见到霜叶雪茎的红菜薹了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记者时,曾多次到大田乡的各村进行采访,那时是称天津市汉沽区大田乡,我在大田村了解到,村里确实有一支解氏宗族大户,且在当地颇有影响。我的乒乓球球友中,就有一位解二姐,本名为解贵香,她的娘家就在大田村。这让我很兴奋,不

不思,郁郁寡欢,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解脱,身体愈发虚弱,十年后便离世了。奶奶则乐观豁达,以儿子解贵新为解氏家族的光荣,每当有人提及儿子的事迹,都会絮絮叨叨地介绍,话语中充满了悲伤与痛苦、自豪和骄傲。这位解家大奶奶、德高望重的烈士母亲,以92岁高龄谢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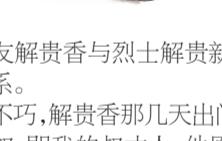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解义宝表叔的李福奎,原是大田乡下坞村人(现改为汉沽下坞村),距离义宝家不过几里地。李福奎在哈尔滨漂泊数十年,多年前落叶归根,从哈尔滨回到了村里,种地养花,颐养天年,几年前也悄然去世。如果解贵新地下有知,也定会感谢李福奎为宣传他的事迹所做出的努力,那是超越亲情的情谊,是弥足珍贵的深情讲述。

外边的雨渐渐小了,雨滴打在窗户上,像落在我心上。屋内,解义祥、解义宝二人神情凝重,目光久久停留在泛黄的烈士证书上。当我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相遇时,兄弟二人道出了心中埋藏已久的愿望:叔叔解贵新刚十八岁就奔赴前线,没留下子嗣,更没有一张照片让后人瞻仰。作为侄子,他们有两个心愿:一是1982年版的烈士证书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,难以辨认,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换发,因为现已换发第三代烈士证书了;二是全家人能够去一趟哈尔滨的革新街,看一看那条以叔叔名字命名的大街,在街上合个影,然后再去叔叔的墓前祭奠,以告慰叔叔的在天之灵!

革新街是幸运的,它因英雄的名字而声名远扬;革新街又是光荣的,它承载着英雄的梦想,在岁月的长河中,历久弥新,代代传承!

铭记烈士英名

王雅鸣



知球友解贵香与烈士解贵新,两人之间有没有直接血缘或亲属关系。

不巧,解贵香那几天出门旅游,我只好打电话找到我夫人的老叔,即我的叔丈人,他原来在大田小区住。通过老叔,很快找到了原大田村的老主任刘景春,我说明事情经过,希望能得到帮助。老主任办事麻利,说话干脆,当即给了我一颗定心丸:“没错,解贵新烈士是我们大田村人,他有两个侄子解义祥和解义宝,就是我们村里人!”

我顿时喜出望外,立即要了解义宝的电话。当接通义宝电话的一刹那,我如释重负,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下午

三点,乌云密布,大雨将至。我的车在解义宝家门口还没停稳,一场暴雨便自天而降,此情此景令我心头一震:距离英雄离世,已经整整七十八个年头了!

解义宝家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,北屋门楣上方悬着“光荣烈属”牌匾,尽管已经褪色,字迹斑驳,但仍掩不住那熠熠之光,它是解贵新烈士为国捐躯的光荣证明,更是党和政府对革命烈士的极高褒扬。

经过攀谈,得知解贵新烈士就出生在这里,后跟随父亲闯关东,定居在哈尔滨南岗区同发街,一直到十八岁。他还

有一个哥哥叫解桂林。据解义宝介绍,他是解贵新的二侄子。小

时候,常听他奶奶讲,叔叔身材魁梧,相貌堂堂,英气逼人。

1947年春天,叔叔解贵新不顾父母担心,积极报名参军,穿

上军装后曾回过家一趟,此后再没有回来过。秋天,解贵新便参

加了一场惨烈的战斗。事后一位战友回忆说,解贵新在架设好前前沿阵地的电话线后,为掩护一位首长,又义无反顾地冲在了前边,不幸跨上了地雷而壮烈牺牲,由于战斗持续时间较长,

解贵新烈士没能留下任何遗物,烈士墓只是一座空穴。

战斗结束后,这位首长专程赶到家里慰问,临走留下了一

封信,叮嘱家里有任何困难,随时可以去找他。这封信后来被

当时的宁河县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拿走,直到今天,这封信再

无从查找……

解贵新的父亲解起昆,新中国成立前在哈尔滨铁路脚行

有一份工作,并置有一幢二层小楼。解贵新的牺牲,对父亲打

击很大,一度令其精神恍惚。不久,老两口强忍悲痛将房产送人,

怀揣二儿子的烈士证书,带着大儿子解桂林离开了哈

尔滨,回到河北省宁河县大田乡(今天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大田村)。大儿子解桂林后结婚,育有一女二子。

为了纪念解贵新这位从本地光荣参军的革命烈士,1948

年,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将“同发街”正式更名为“革新街”。它

既是闪光的历史名片,也是对革命英烈最好的纪念。从此,这

条街与解贵新烈士紧密相连,成为哈尔滨市的一段永恒记忆。

革新街紧邻着地铁站,交通便捷,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相

邻。革新街自诞生之日起,一直见证着哈工大的发展历程。

一代代学子励志笃学,用不屈的脊梁和坚忍的信念,立志成为

国之栋梁!

解义祥、解义宝至今珍藏着叔叔解贵新的烈士证书。那

用镜框镶嵌着的烈士证书上写道:“解贵新同志在解放战争中

壮烈牺牲,特批准为革命烈士。特发此证,以资褒扬!”落款为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,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。

他们回忆说,从东北回村后,爷爷解起昆思儿心切,茶饭

“我曾经养过一窝狼崽。”在野狼谷,同行的宝音开始了他的讲述。

那是一个冬天,大雪覆盖了整个锡林郭勒草原。我和工友检测完铁路轨道,踩着来时的脚印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走回宿舍。走到一片杂草丛生的斜坡下的时候,我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吠叫声。这声音吸引我俯下身去,很快,我在灌木丛的遮掩下,看到一个洞穴,里面竟然隐匿着三只小动物。我兴奋地叫住巴雅尔,问他这些小东西是不是野狗,如果是,我们或许可以抱回去养着,看家护院。

巴雅尔注视着三只毛茸茸的小东西,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,显然,他也不能确定。但是它们接连的吠叫声,让我坚信它们就是野狗。反正雪天闲着也是闲着,我们姑且抱回去养一养,不行到了春天,再让它们回归自然。否则这些小东西得在这里饿死。我的建议很快得到附和,于是大家一人抱了一只,继续向前。这几个热乎乎的小家伙,在我们怀里温顺地闭起眼睛,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。

三只小野狗果然给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,带来许多的乐趣。工友们闲来无事,纷纷丢下手中的扑克,逗引它们玩耍,训练它们奔跑。大家还省下口粮,尽心尽力地喂养它们。生活好像平静的水面,只是我们并不知道,水面下早已危机四伏。

有一天夜里,我刚刚入睡,蒙眬中听到窗外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。那叫声一阵接着一阵,由远及近,慢慢逼近我们的宿舍。我的汗毛瞬间一根根竖起,睡意全无。我起身披上衣服,透过灰蒙蒙的窗户,我看到一群神秘的影子,正缓慢而又坚定地向前移动。冰冷的月光下,它们仿佛“末日幽灵”,拥有着掌控一切的强大力量。

就在我惊慌失措、不知如何是好时,几只小东西忽然在角落里,发出梦呓般“呜嗷呜嗷”的叫声。就是这一阵短促轻微的叫声,引发了窗外呼呼般更为频繁的嚎叫。那一刻,我猛然意识到,这几只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小家伙,一定是狼!

我忽然被一种剧烈的悲伤击中。我以为自己的善意会被接受、感知,不想,却引来一场无情的杀戮。这杀戮无声无息,隐忍而又决绝,发生在血亲之间,并以三个幼小生命的死亡,换取整个族群的性命。在被击退之后,它们选择放弃家园,举家搬迁。这一场人与狼的对峙,没有输赢,只有悲壮的生死交战。

是的,它们就是狼!巴雅尔在我们喂食的时候,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,它们肯定不是野狗,而是会招来灾难的猛兽。而今我明白了,我们出于好心抱走了狼崽,现在,狼群凭借着强大的嗅觉,长途跋涉,穿越风雪,找到了我们!

我很快将巴雅尔和其他工友叫醒。“狼群要攻击我们了!”我压低嗓门惊恐地喊道。

“怎么会招来狼群,我们又没有饲养牛羊!”被叫醒的工友惊慌失措地问。

“是我们抱回的三只……三只小狼!”

这最后一句,瞬间点醒了大家。工友们纷纷穿好衣服,准备防御工具。巴雅尔经验丰富,他让我们打开所有灯盏,手电,又敲响瓷盆,点起火把,用声响和火光驱赶狼群。最终,在跟我们僵持一个多小时后,狼群才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下。

第二天,我们便带着三只小狼,凭借记忆在雪原上走了两个多小时,终于找到之前隐匿在灌木丛中的洞穴,将三只小家伙小心翼翼地放进去,而后迅速地离开。那段时间,我既觉得后怕,为差一点引来的一场灾难,也觉得欣慰,最终将狼崽归还它们的父母。人与狼各退一步,共存于雪原。至于三只小狼回归狼群后,又会经历什么,我永远不知道最后的结局。

十天后,我和工友们再次经过那片山坡。出于好奇,我们站在不远处观望,看到狼窝好像荒废了。于是大家大着胆子,走得更近一些,发现三只小狼竟然死在了洞穴里!

巴雅尔用铁锹将小狼僵硬的尸体掏出来,看到它们的脖颈处,均有被咬过的痕迹。

“小狼身体上一旦沾染了